

經

出曜經

卷九之
十二

廣

内

C40

4514

167

C40-4514

了翁主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黃州紫雲山
我微築塔院原府中永
為學者
當山二世鑑牛機謹誌



B 64853

出曜經卷第九

尊者法救造

沙門品第十一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逮無量德

截流而渡者流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
法猶如江河諸流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
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彼修行人執智慧劒斷
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纏縛是故說截流而渡也無

欲如梵者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
暴露屍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
爲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
是故說無欲如梵也知行已盡者無欲之人內外清
淨練精其心無復塵垢是故說知行已盡也逮無量
德者如此之人受供無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
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處三有故
斯陀含阿那含衆行具足功德無量施百須陀洹不
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是故
說逮無量德也

智者立行

精勤果獲

行人執緩

轉更增塵

智者立行或時誦習精微入定坐禪誦經佐助衆事
執意勇健不懷怯弱晝夜孜孜不懷懈倦是故說曰
智者立行精勤果獲也行人執緩者夫人出家要由
精勤晝則經行夜則禪定不能順從佛教佐助衆事
禮拜塔廟方更懈怠不勤三業遂墮凡夫不至究竟
是故說行人執緩也轉更增塵者凡夫人行不牢固
姪怒癡增已出家學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
虛論萬端行不真正不誦習受是故說轉更增塵也

夫行舒緩

善之與惡

梵行不淨

不獲大果

夫行舒緩者人欲建行要當究竟所願畢果終不中
退然彼行人心意舒緩不能究竟亦復不能誦習有
所成辦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是故說夫行舒緩也
善之與惡者人欲習行為善爲惡要當建志必果所
願意欲趣善必成其善意欲趣惡必成其惡習垢多
者結使隨之習善多者結使尋滅或復苦行具諸威
儀勞形苦體暴露屍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臥寢荆
棘斷穀服氣或食果蔬欲成所願是故說善之與惡

也不淨梵行者或復持戒模質天福求生梵天或求
帝釋六天魔王復以戒福求作聖王典主四域是故
說不淨梵行也不獲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脫果也最
上最尊無與等者但受報果不受證果是故說不獲
大果也譬如執管草執緩則傷手沙門不禁制獄錄
乃自賊猶如學術戰鬪相擊乘馬御車飛輪擲索廢
橋馬蹈皆當了知復當次學在家田業收拾藏舉望
風燒野收刈苗穀知草剛軟剛者牢執緩則傷手柔
者緩持無所傷損是故說譬如執管草執緩則傷手
也沙門習行亦復如是習戒不牢違失禁法或修或

捨若有學人先不學戒入定徑路分別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脫半皆由不隨善知識習近惡知識便生地獄中是故說沙門不禁止獄錄乃自賊也

譬如拔管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漸近泥洹路

譬如拔管草者凡學之法當盡師術才技六藝盡當備具猶如戰鬪當有戰具安脚定心手執弓矢隨意所趣必果其心及獲家業收拾藏舉管草苗穀亦復如是是故說執牢不傷手沙門禁制戒漸近泥洹路也沙門持戒難動如山不可移轉不爲外邪所見沮

壞已離惡知識與牢固善知識從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復是沙門禁戒滅盡泥洹也

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

難曉難了者學道求佛難出家遇師難實爲難曉上法妙業賢聖所學是故說難曉難了沙門少智者少智人者不得爲沙門或處在居家染著非要不能捨離或同釜竈漏壞不完不能捨離或同牀褥穢漏不淨不能捨離設有一婦盲跛憔悴不能捨離是故佛說蠅困於蜘蛛網鳥困於羅象困剛鑠繫惡馬困於

策學人觀此已能永捨居業捐棄妻息除去五欲永離八法便得爲道不著世累少智之者猶蠅投網鳥入羅裏求出甚難是故說沙門少智也多諸擾亂者或以道心無數百千方便勸語前人使出家學不肯信用心如藕葉水不著污不但勸出家亦復勸持八關齋亦不信用不但勸八關齋彈指之頃使其念善亦不信用况能捨家學道此事不然猶如國主赦囚出獄牢繫罪人猷患獄者聞輒尋由如避火災愚人樂獄戀慕不出如來出現於世放大慈赦文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縛著牢固之結漸當離彼生死其中智人有目之士聞大慈赦音者卽捨家業出家爲道愚癡少福心不開悟染著世累不肯出家雖聞赦音不入其心是故說多諸擾亂愚者致苦

沙門爲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著黏
但隨思想走

沙門爲何行者修沙門法息意不起愚人起惑謂爲沙門當趣何行於中息心不樂出家是故說沙門爲何行也如意不自禁者當禁制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入猶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鈎調象人心亦復如是恒當將御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

其便是故說如意不自禁也步步數著黏者其中行人執意不牢猶如輕衣隨風東西亦如輕羽得風則移興念衆想流馳萬端爲三想所牽云何爲三三者欲想二者恚想三者慳嫉想是謂三想難御難制去無蹤跡來亦無形想爲心使求定難獲是故說步步數著黏但隨思想走也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

比丘出家心恒著俗追念家業不修福事中間自念有變悔心何爲出家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鹿驚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猿猴彼心不定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失戒律進無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罪不至永寂是故說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會止同利難者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寄他鄉難素貧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嬈設得好醜勿生是非是故說會止同利難也艱難不過有者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已來經無數世涉苦無量是故說艱難不

過有

袈裟被肩

爲惡不捐

惡惡行者

斯墮惡道

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學道外被袈裟內行不純昔有衆多比丘居在山藪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無量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譚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山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興欲想欲制止之卽現天身而說頌曰

畏死而懷懼 假名爲沙門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長尾

爾時衆多比丘聞天說偈瞋恚隆盛尋報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

吾不稱姓字 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
吾故說此人

是故說袈裟被肩也爲惡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惡法貪欲無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具縱恣自由不自收攝是故說爲惡不捐惡惡行者晝夜爲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經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是故說惡惡行也斯墮惡道者以惡自纏不

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斯墮惡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纏樹枯 斯作自爲身

爲患火所燒

至竟犯戒人者無毫釐戒存在心懷亦無清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吾不見調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觀彼人身頗有淨處屎溺不汙吾欲捉而挽出遍觀其人無處不汙無毫釐淨處至竟犯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至竟犯戒人也葛藤纏樹枯者

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爲葛藤所纏凋落枯死是故說葛藤纏樹枯也斯作自爲身者自招其禍以自尅伐爲衆所嫉不歎其德是故說斯作自爲身爲患火所燒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又天忿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臥深草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毒熾盛身體浮腫再三觸身身壞自終是故說爲患火所燒也

所謂長老 不以耆年 形熟髮白

慙愚而已

所謂長老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不知法

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
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
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象雖爲年至慳愚
而已可謂食年非智慧年不誦契經律阿毗曇不觀
三業徒自受苦是故說所謂長老不以年耆也形熟
髮白慳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
羅王所爲王所詰無言可對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
作善業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形熟髮白慳愚
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遠清潔

是謂長老

謂捨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謂爲福入地獄畜生是謂
爲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源不種當來有是
故說謂捨罪福也淨修梵行者賢聖入道亦是梵行
依此梵行得至善處盡苦源底是故說淨修梵行明
遠清潔者彼長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無
外遠近敬附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
門瞿曇誇世自稱謂爲第一獨步無侶王可造沙門
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無上等正覺道耶若彼
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以此言報之不蘭迦葉等少

出家學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已
來日淺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
乎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誠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
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
覺道耶佛報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覺不蘭六師等
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無上道
况瞿曇少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一十九出
家求道誇世自稱成無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
最不可輕何謂爲四一者毒蛇瞋恚興盛口吐毒火
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是謂一不可輕二者

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萬物是謂二不可輕三者比
丘年雖盛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無常權慧化
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四者王子雖小亦不可
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無不從命是謂大
王四不可輕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誠歡喜踊躍卽從
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故說明遠清潔是謂長
老也

所謂沙門
有欲如凡

非必除髮

妄語貪取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者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

陀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
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
日爾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
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飯食牀
褥臥具病瘦醫藥有無量衆生在家窮乏晝夜救命
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
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爲道旣爲沙門不能纂修
法教誦契經律阿毗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衆事
受人信施論不要事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
理家業之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

故出爲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
爾時如來便說此偈

世稱卿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雖似沙門 如鶴伺於魚

佛告比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爾
報應一至億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卽自改往
修來承如來教諸有鈍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禍是故
說所謂沙門非必除髮也妄語貪取有欲如凡者汝
等比丘與惡智相應永離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爲沙
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如來復說此偈

如離實不離。袈裟除不除。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重雲而無雨。苗茂不獲果。

比丘離比丘。如晝燈無光。

是故說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恢廓弘道。息心滅意。

麤結不興。

所謂沙門者。昔有愚人。志性遊蕩。不別是非。好惡見數十人。昇死者。出城復值衆人。以香華散於死屍時。彼愚人還家寢臥。先有鬱金華。裏懸於屋棟。繩解華散墮於愚人上。愚人舉聲喚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

不昇我。捐棄家人。問曰。汝云何爲死。報曰。汝不見華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華散身上。謂以爲死。所謂死者。無出入息身。如枯木風去火棄。神識斷去。身體剛彊。無所復任。如斯比者。乃謂爲死。汝雖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衆亦復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真實比丘者。威儀具足。見小隙畏懼。況於大者。衆行不闕。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羅漢。道具足。威儀戒律如此之比。乃謂沙門。汝等剗除鬚髮。外被袈裟。內懷姦宄。所謂沙門。恢廓弘道也。息心滅意。麤結不興者。諸弊惡法已盡。已滅。更不復興。麤者。謂結中。

根本根本已除則無枝葉是故說息心滅意羸結不興也

謂能捨惡

是謂沙門

梵志除惡

沙門執行

自除已垢

可謂爲道

謂能捨惡是謂沙門者已息諸惡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如人稱卿皆云沙門沙門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門沙門佛告比丘若應爾者當執沙門若爲梵志當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門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門梵志其行清淨意欲所願必如所念云何爲沙門梵志法所謂沙門梵志法身行清

淨或復作是念我所作已辦已成口意亦復如是便得養壽是謂修沙門梵志法梵志除惡沙門執行梵志修行恒以貢高爲首自恃技術自相謂曰吾等婆羅門從梵口生刹利種者從梵天膺生毗舍種者從梵天脇生輸陀羅種者從梵天脚生以梵爲父貢高誇說自謂第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梵志法者其實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淨除不善法今諸梵志爲身招禍畜妻養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純反更稱說吾從梵天口生是故說梵志除惡沙門執行也自除已垢可謂爲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已垢諸惡不善法永盡

無餘遊戲於賢聖八品道是故說自除已垢可謂爲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下如此纏結染汙人心盡當捨離修清淨行或有梵志興邪見意謂爲內無塵垢病由外來或入江水或入三華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縛著世尊說曰夫人習行至竟清淨除塵垢者當執無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塵垢爲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華熏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熏終

以戒香莫不聞者是故說曰自除已垢可謂爲道
道品第十二

八直最正道 四諦爲法迹 是道名無爲
以燈滅愛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爲正直四諦爲義處爲四爲緣果爲四以聚故爲四若義故爲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無集記集則無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爲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爲五若以聚爲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無色界爲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

果義名爲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迹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集興二論亦無苦亦無集欲制此一論故有苦有集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無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無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緣色無色行緣盡集已興出生相欲界行盡色無色行盡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無色行對盡盡集已名由要相

是故說名爲四諦如慧所觀者知有累無累念知由要是故說四諦爲法迹是道名無爲者安隱泥洹滅盡無爲盡捨諸苦是故說是道名無爲以燈滅愛冥者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無色有彼牢固愛縛著愛主生亂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是故說以燈滅愛冥

慧離諸淵
是爲慧見

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

慧離諸淵者非圖一類淵有若干或言風塵或言深水塵者汙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視不明衣裳垢

圯上蔽日月使無精光妨人遠視真偽不別時龍王
慈愍世愚惑欲使離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淹塵滅
霧曜然大明是故說慧離諸淵如風却雲也彼執
人專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慧想癡想此
三想者亦不爲塵土生亂念敗壞智慧不至究竟遮
智慧目不覩四諦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
興諸想是故說曰已滅思想是爲慧見

智爲世長

快樂無爲

知受正教

生老死盡

智爲世長者爲最爲上爲微爲妙亦名三義云何爲

三一爲事義二爲見義三爲緣義亦名眼義首義道
義覺義賢聖出要義以此普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
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入
入一陰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
陰者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
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
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是故說智爲世長也快樂
無爲者乘此智慧遠離生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
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是故說快樂無爲也知受正
教生老死盡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無生者何

有苦哉猶如埤的衆箭競射是身如是衆苦染著是故說知受正教生老死盡也

道爲八直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道爲八直妙者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糧以爲淨行或臥灰糞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踐形體不覆或臥棘刺枕石漱流或辮髮爲衣或觀樹葉習筭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謂爲成道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衆道賢聖八品道爲最爲上

是故說道爲八直妙也聖諦四句上者猶衆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梟鴟鵂或事麀鹿鷄狗蛇虬謂爲真實待至滅度無爲無作得至泥洹至解脫門永離憂惱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真實諦者四諦是也得之無爲滅盡之處是故說聖諦四句上也無欲法之最者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也一爲佛二爲法三爲衆所謂法者有爲法無爲法愛盡無欲滅盡泥洹真實法者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無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諸有衆生無足二足四足及衆多足有色無色

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常者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斲石見火睽現已滅是故說一切行無常也如慧所觀見者知之穢漏非真非實爲磨滅法皆歸滅盡是故說如慧所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厭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常念修持無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是

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衆行苦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衆行苦者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數變易苦若在無色界受行爲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一切爲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衆苦之中是故說一切衆行苦也如慧之所見者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珠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厭患不與同處是故

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衆行空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衆行空者衆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卽滅流逝不停我空無我空性自爾亦非不爾是故說一切衆行空也如慧之所見者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衆行起者滅者無所罣礙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從初積行乃至成道其間涉苦不自覺知

爲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賢聖相值長夜染著五盛陰身今乃自覺知爲非真如我今日觀此五盛陰衆苦集湊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滅其迹至竟清淨而無瑕穢盡苦源本令得清淨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行無我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我者無欲無作故一切法無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無我不自由故一切法無我是故說一切

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者慧之所鑒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見形無所罣礙此亦如是以慧觀察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爲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實觀之便生厭患能離解脫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無常苦空無我永盡無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諦所錄苦未知智斷是故說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

愛箭爲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者或有衆生懈怠慢惰自相謂言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執道內我形中猶如契經所說有異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解我狐疑滯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此爲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懈怠慢惰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盡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卿・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爲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滅一切衆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被衆生梵志當知不究病根錯投其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此亦如是已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已結使此義不然猶如梵志良師達鑒審病根源隨病所生而投其藥便得瘳愈終無錯繆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源而投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大悲廣被衆生

何須勞苦躬自行道爲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慈一切自當爲我演說道教何故不獨與我除去結使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說吾已說道也愛箭爲射者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先學方藥審病根源毫釐不失然後投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已結使永盡無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一分別乃投道藥永無塵翳以無上利箭射彼結使是故說愛箭爲射也宜以自勗者演道之人爲人說道直趣一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道者無形無爲無作安隱滅

盡泥洹出言如教亦無虛妄猶如父愛子隨時瞻養
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彼諸子諸子放逸不從
父教貪著五欲不從正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
衆生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法衆生不
肯承受是故說宜以自勗受如來言也

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說安
詳終不卒暴所暢法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聞何
法輒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是故說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者愛之爲病墜人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
拔御以止觀不興愛心猶如毒箭入人胷腋不可得
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不可得拔是故說除
愛固刺也宜以自勗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無
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是故說宜以自勗也受如來
言者如來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衆德
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說受如來言也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衆苦

此能壞魔兵

是道無有餘者長阿含契經說七佛如來等正覺亦

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
慧遺腹兒息毗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人
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要言之侍者名無憂集說
戒時忍辱爲第一廣說如契經試棄如來至真等正
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七萬歲略說其要侍
者名吉祥行集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毗
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生剎
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
廣說如契經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
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侍者名佛提集說戒時譬如

蜂採華廣說如契經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
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
吉祥集說戒時亦不觸燒彼廣說如契經迦葉如來
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生婆羅門種略
說其要侍者名等觀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
經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
人壽百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集說戒
時護口爲第一廣說如契經爾時世尊說七佛根源
七世父母名號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

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
法亦當異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卽於大衆而
說斯偈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衆苦

此乃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悟將諸翼從壞破
結聚豎解脫幢擊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無復生老
病死寂然泥洹亦無起滅無復往還是故說是道無
有餘見諦之所淨也趣向滅衆苦者向斯陀舍得斯

陀舍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
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是故說趣向滅衆苦也此
能壞魔兵者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染著人者
於中求便永斷無餘滅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打
剝重剝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是故說此能壞魔兵
也

唯是更無過 一趣如淵流 如能仁入定

在衆數演道

唯是更無過者直至無爲徑趣泥洹越過生死中不
退還住生死岸顧召衆生欲與同歸已得至彼更不

還轉是故說唯是更無過也一趣如淵流者猶如澄
靜泉深且清徹億百千衆生懷饒渴者皆能充足亦
無饒渴之想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此亦如是依賢
聖道億百千衆生饒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
永無饒渴想兼除結使終無熱惱去不善行更不復
生是故說一切如淵流如能仁入定者釋迦文佛如
來至真等正覺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云何爲四一
者於現在法而自娛樂二者遊戲法供三者扶危救
羸定意不亂四者勸進必至究竟是故說如能仁入
定也在衆數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錯其衆救援生死

安處無爲沐浴清淨不染塵垢永離輪轉不興八法
亦復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說在衆數演道也

一入見生死 道爲得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一入見生死者誰能覺知生死源本維衛世尊本履
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源本後與弟子演說微妙法
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是故說一
入見生死也道爲得祐助者菩薩處衆起大慈悲愍
一切衆生如母愛子演深道令得解脫是故說道爲
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

盡以此道度愛欲海是故說道爲得祐助也此道度當度者當來諸佛世尊如彌勒比度不可計阿僧祇衆生是故說此道度當度也截流至彼岸者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衆生是故說截流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淨 已盡生死本 辯才無數界

佛道是得道

究竟道清淨者究竟有二義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辦必然不疑定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

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醫是故說究竟道清淨也已盡生死本者人有生必分當有死老亦由生衆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是故說已盡生死本也辯才無數界者如來神德適化無方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刹土觀察衆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來皆悉知之是故說辯才無數界也佛說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

衆生世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刹
土是衆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衆生世
誰能分別了知衆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爾
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
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觀衆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
別是故說佛說是得道也

駛流注于海 瀦水美疾滿 故爲智說道

可趣服甘露

駛流注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牛
口流辛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叉大

河亦由阿耨達泉從象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
達泉從馬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爲師範外道
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遙三
稱揚恒伽恒伽名者雖住百由旬外一切衆惡
盡如蛇脫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衆穢是
故說曰駛流注于海也瀦水美疾滿者以至于海晝
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焦炭山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
山如是漸漸還至本源晝夜流逝周而復始海亦不
滿流亦不停是故說瀦水美疾滿也故爲智說道者
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滅盡處已得至彼無有

經

出曜經卷第九

鹿

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無有饑寒勤苦盡離此苦
故曰善逝是故說故爲智說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
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具成
辦海業皆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泥洹境界
是故說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聞法輪 轉爲哀衆生 於是奉事者

化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梨因彼名
故故名婆羅奈國仙人鹿野苑者諸有神仙得道五
通學者皆遊學彼國淳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時彼國

王出野遊獵值羣鹿千頭悉入網裏王布步兵圍繞
一而羣鹿驚懼有失聲塘揆於涼或有伏地自隱形
者釋迦文佛昔爲菩薩時生彼羣鹿中爲衆導首告
諸羣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王求哀必
得濟命各令無他時鹿王卽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遙
見之勅諸左右各勿舉手傷害此鹿鹿復舉聲跪向
王曰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熬肉叵
久停願王哀愍日殺一鹿以供厨宰不煩王使鹿自
當往詣厨受死肉供不斷鹿得增多王問鹿曰汝在
羣鹿中最爲長大耶答曰如是最爲長大王復問鹿

汝審實不答曰審實王卽捨鹿攝陣入城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娠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鳴喚呼輒就菩薩自陳啓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怒聽在後次分娠適訖自當詣厨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答曰主不見聽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薩鹿

王卽召千鹿懇切誠勅汝等各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爲辭訴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止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爲愍彼胎子未應死爾吾今當代濟彼胎命菩薩所念羣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無所畏忌王遂意盛捨而詣厨羣鹿追逐隨到王宫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先見鹿王分明識知卽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王爲可殺不王聞斯語自投牀下諸臣水灑扶令還坐王勅諸臣速將鹿王來吾

欲見之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爲來
鹿白王曰千鹿孚乳遂成大羣日有增多無有減少
復向人王說鹿根源王自懇責自怨不及吾爲畜獸
不別真僞往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
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卽遣鹿王將諸羣鹿
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
烹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
而轉法輪是故說前未聞法輪也轉爲哀衆生者最
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萬天人反覆說四諦真如法
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

若魔天所能轉者是故說轉爲哀衆生也於是奉事
者諸天世人所見恭敬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從六
天已下皆蒙濟度問曰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
餘處說耶答曰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衆知
自在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佉頻
闍羅鳥勤精梵行昔有三獸處在深山一者象二者
獼猴三者佉頻闍羅鳥象語二獸我等三獸不相敬
待各無禮節今當推讓誰應耆舊推爲上首時有大
樹高而且廣陰五百車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象
食其標獼猴言應推我爲年耆象卽舉獼猴負於

脊上佉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
果於此大便處卽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獼猴
復負脊上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
設得飲食推讓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
四面雲集問其源由三獸自陳昔所經歷象雖形大
年幼處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人民感獸各生善心
鳥獸猶然況我人乎共相勸勤上人相事舉國人民
孝敬者衆自可有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證成
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說於是奉事者也
化之度三有者與敬衆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

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者欲有色有無
色有誰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爾次有聲
聞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說化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爲正斷

三念可念善者隨時興念食息不廢常當念善具衆
德本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源盡有漏成無漏
是故說三念可念善也三念當離惡者已離惡念獲
何功德答曰不爲心垢所染汙除諸結使染著亦不
爲彼結使所使是故說三念當離惡也從念而有行

者有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四禪除弊惡心諸不善法日進其行終不退轉是故說從念而有行也滅之爲正斷者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云何爲滅或爲亂想抑制善心不隨行三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猶如風塵卒起覆蔽日月不覩光明龍降甘雨隨時淹塵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雨滅心塵垢曜然大悟無復微翳賢聖道果當悉露現是故說滅之爲正斷也

三觀爲轉念 逮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待

三觀爲轉念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問曰爾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薩苦行六年勤勞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時歌笑妓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復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官人采女爾時便生恚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陀難陀波羅二女以酥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想愛想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給使我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

爾時菩薩便興悲想亦興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
害想爾時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捐亦捐
他人二事俱損自損者諸善功德盡捨而去是謂自
損云何損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飲食狀臥具病瘦
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衆德有闕是謂
損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
狀患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勞怨永棄亂
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是故說三觀爲轉念也逮獲
無上道者云何爲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答曰志求
出要無欲想無悲想是故說三觀爲轉念也逮獲無

上道者菩薩坐樹王下發三十四意成無上道所謂
無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上三千大千刹土蜎飛蠕
動之類於中最上無有過者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爲
一忽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不下無形
不可覩非眼識所攝所以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
唯有轉輪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能見爾
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卽覺卽知是故
說逮獲無上道也得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禪入清淨
定不興想著結使寂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
四專一除結是故說得三除三窟也無量修念待者

住初禪地思惟念待或於四禪攝内外法亦有念待
初禪内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然似火焚燒法體外
有不定想爲火所燒二禪内有不定想喜受似水外
有不定想爲水所漬第三禪内有不定想由風有出
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爲風所動第四禪中内無不定
想不爲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内不定想無量者於
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
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衆行是故說無
量修念待也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已定攝外亂

能除三有垢者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名曰衆垢之
室衆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
出過三界是故說能除三有垢也攝定用縛意者不
使麤心遊逸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
昧難沮壞是故說攝定用縛意也智慧禪定力者以
智慧利戟無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源本是故說智
慧禪定也力已定攝外亂者已身入定能攝外人是故
說已定攝外亂也

積善得善行 處處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積善得善行者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爲妙二禪所行三禪爲妙三禪所行四禪爲妙是故說積善得善行也處處得名譽者如彼晝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處處得名譽也逮賢聖八品者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無爲無作是故說逮賢聖八品也修道甘露法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無上安隱之處

服食甘露無終無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人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說修行甘露果也

出曜經卷第九

音釋

黏

尼占切

藪

蘇后切

纂

作管切

玠

古八切

埠

切射

的

辨交也

臬

臬古堯切

鵠

鵠鵠也

勗

勉

也

瀦

袁切

米

汁也

臬

臬古堯切

鵠

鵠鵠也

勗

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結

出曜經卷第十

三

麗

出曜經卷第十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利養品第十三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駟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咎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後意轉轉所

經

出曜經卷第十

麗

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榮著世利往至世尊所頭面
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
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
他方處處教化爾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
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是
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
者恐有勝已耻在不如調達卽捨如來往至舍利弗
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爲我說神足之道我聞
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
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復用學

爲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時調
達比丘內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
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習無與等者
猶尚不解神足之道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卽
便捨去至大目犍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子神德
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願爲我說神足道我聞此
已奉而修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目連語比丘曰止
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爲吾聞始行之人先學四非
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復當精修四禪爾乃
得神足道爾調達聞已卽興悲怒此目連者自誇神

足無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彼便無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爾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衆德具足大慈四等無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達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當善修行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簍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簍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

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漸離於地從地至牀從牀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火身下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出西沒西出東沒四方皆爾或分身無數還合爲一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過無所罣礙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華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啼見嬰兒能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終日翫弄無有厭足或鳴敕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能作無數變化時阿闍

世日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爾時衆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尅獲竹蘆亦復如是駉驢坐妊二命俱喪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佛告比丘今當爲汝說譬智者以譬

喻自解譬有群鷺遊在深山冬各孚乳鷺告其鷄曰汝若學飛懸在虛空見地如繫慎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隨藍風傷害於汝頭腦肢節各在異處時鷄兒不隨父母教誡飛越過量爲風所吹喪命肢節異處汝等比丘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群龜告語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爲五分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某處共相娛樂便爲獵者所獲或有安隱還_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爲從何來不至彼處得乎子報父母我等相將至彼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線而

追我後龜語其子此線追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線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如蠱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已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已自陷罪復陷他人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復引喻來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飼豬時官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興此意羨彼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遍節會新歲垂至家家縛豬投於鑊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

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愆爲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調達爲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養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爲後世衆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處在大衆而說斯偈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駟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

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駝驢坐妊死者猶如駝驢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喪身是故說駝驢坐妊死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姦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衆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鬪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衆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也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爲此害賢
首領分乎地

如是貪無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爲已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不至究竟是故說如是貪無利也當知從癡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

慮後緣當受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爲此害
賢者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是故
說愚爲此害賢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比丘通出
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以其神通貪著
利養自陷乎罪是故說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鑒善法內自興嫉外望供養
欲使四部衆隨時致敬是故說愚人貪利養求望名
譽稱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倚豪力勢貪

求名稱觀察前意隨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
時在衆虛譚萬端欲現已智獨望尊貴餘者處卑內
懷希望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
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萬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
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餅以其貪著利
養故所造功德盡爲恚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
也在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
嫉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
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
設欲住者恒乏利養是故設在家自興嫉也常念他

供養者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各在道檢行出人表當今蚘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衣被飲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嫉妬如失寶藏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

勿倚此養

爲家捨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倚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慢情漸墜乎罪是故說勿倚此養也爲家捨罪者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

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是故說爲家捨罪也此非至意者捐棄惡緣修無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爲已是故說此非至意也用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彊記辯才捷疾智慧無量不欲聞人稱譽已德是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爲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扶利養

泥洹趣不同

愚爲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已行

不均在衆人中獨尊獨貴與致禮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說愚爲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忠直之人猷患利養戒聞施慧衆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欲慢日用增也異哉扶利養者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哉是故說異哉扶利養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泥洹趣不同也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爲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墮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者也比丘真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云何名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陀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如斯四種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衆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

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爲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爲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是故說比丘眞佛子也。不樂著利養者，何以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

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人，當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方便，至無礙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無願無相空定。是故說不樂著利養也。閑居却亂意者，常當五閑靜法，一爲喜喜已所得，二爲安，安止衆生，三爲自守，守行不失，四爲念念定，不亂，五爲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衆亂之源。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故說閑居却亂意。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爲身命二智慧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無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育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已所謂省已者戒聞施慧是爲妙法若在第一義便捷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知計數者咎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裸形露體者外

道異學尼軋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衆裸形遊世者與彼畜獸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爲五一爲臭穢二爲難近三爲饒蟲四爲饒蟻五爲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爲道士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被飲食者已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答曰所謂衣被者泥洹僧僧竭支安陀衛鬱多羅僧所

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蒲萄漿石蜜漿所謂食者
食本有五稊粟麴麥麴麥頭麴正根本食者秬米爲
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比丘勅太官與比丘
精細飲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
飲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當龕惡
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
明日更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問比
丘曰云何道士食爲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
內興悲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請
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疎豆食之食已問曰云何

道士食爲甘美耶答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
食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所食將有何
故願聞其意比丘答曰

如竿瞻葡萄華 出油用膏車 臭脂膏致遠

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疎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慚愧無顏仰瞻我之所爲極爲可耻
乃興惡意觸饒賢聖猶如愚人不自顧慮便自興意
叔須彌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
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狹小意量度賢聖王復

思惟夫修行人不自爲已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復
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復好報施穢得穢如影
隨形是以智者當清淨施莫懷望想是故說衣被飲
食也

不自望利

不諂於人

不依他活

守已法行

不自望利者答諸比丘初學日淺貪著乞求所在分
越得食皆惡麤弊不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
疾意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感漸興權許轉習世
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毗曇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

觀宿緣皆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丘功
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相爲譬能知宿緣有
高下者不當興意起憎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
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愚惑內智勇猛
心念口發無所差違姦僞邪意常當遠離昔罽賓國
拘秀那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僞姦者彼有塔寺名
婆槃那有一比丘恒給衆僧清淨水此比丘欲現權
詐佯如姦究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納衣其色若
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
悲泣五體投地謂諸道士爲從何來而至貧家爲從

蓮華池來爲從他方世界爲從神仙山來意甚愛敬
卽請諸比丘願明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
以來者正爲君一人爾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
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爾許人無有
過者卽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飲食有諸
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
賢士竟爲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
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
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彼衆中上座入語檀越吾
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飲食諸饌及以果旅一時齋

來吾當咒願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
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蓏前受咒願復以酥
餅蜜和麩別貢上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
必獲其福比丘受食咒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
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數種蒲萄甘蔗石
蜜諸漿種種皆有不審尊者上座爲須何漿道人報
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淳清重
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爾檀越聞已甚怪所
以咄咄禍災乃置此變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
通羅漢清徹今觀其蹤正是大賊檀越尋語道人自

少已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卽以奢
勒裏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爲我酤來檀
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爲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
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鞦道士有何道心卽語道人
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鞦道人吾
先不諳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爲汝所誑比丘報曰止
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悟卿一人爾
汝前後已來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
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
之士百步射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

其的若以地爲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
著終不失地今此大衆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
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
衆之中四果備足四雙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
取珍寶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道羅漢
者當詣大海檀越明聽更說一譬開意受持明者以
譬喻自解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
與彼奢婆羅咒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
輒化爲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
災變永無消息汝意云何爲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

莊嚴其人報曰吾無遠慮遭值惡緣與咒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爲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然爲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艸名遮羅波羅其人被咒術鎮厭者食彼藥草卽還復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噉艸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爲驢卽詣南山以次噉草還復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日可果所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真人羅漢者當從大衆

索之以次供養必值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次當明聽咎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彌親佛姨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衆何爲獨向我耶吾亦是大衆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衆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衆不自專已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內婆槃那寺主給施衆僧水者不乎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姦僞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福當詣大衆所求果報

如願尅獲時彼比丘卽說頌曰

毒蛇擎持頸 被服虎斑文 行如鶴伺魚

閉塞寂無聲 內無四等心 欺詐於主人

是故離諛諂 以真練精神 如來廣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養 由有賢聖道

施者忘慳貪 盡心事三寶 是以離欺詐

以法成其性

爾時檀越卽從座起五體投地敬禮聖衆願受懺悔
今蒙潤澤咎所未聞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真
要遭蒙聖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

少盡當請衆不敢自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爲我
師當以四事供養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是故
說不誣於人也不依他活者咎調達比丘將五百比
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此五百
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無功德不足爲貴要當已
身備具衆法自致供養乃可爲貴是故說不依他活
也守已法行者法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
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已內教授息心令常精勤不失
法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已法行也
自得不恃 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

經
山陰縣志卷第七
不至正定

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爲而不見其爲。自不恃德。陵彼無德。調達門徒已實無德。虛受信施。皆興願求。獨尊無等。是故說自得。不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歎名譽。一人不說。逐出衆外。正說無德。彊說有德。是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已。則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無他異念。

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衆善普集。闡揚幽玄。以爲營命。非但衣被飲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息心自省也。如鼠藏穴者。夫穴處之蟲。深則牢固。無所畏懼。不爲惡人。弊蟲所見。侵害不爲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者。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

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習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險難遂增難苦無毫釐之善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食知止足不廣慇懃欲得衣被飲食牀卧具終無榮莫是故說曰趣得知止也念修一法者云何爲一法所謂一法者於諸善法而悉知足是故說曰念修一法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爲慧所稱

清潔勿怠

約利約可者謹慎其行不爲流邪所屈設得利養先勸施大衆然後自受當爲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爲國王大臣一億居士豪富長者日夜諮受恒以推讓爲先然後自表是故說曰約利約可也奉戒思惟者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行來不失威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是故說曰奉戒思惟爲慧所稱者諸有智人志崇高顯耻不上及見有執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歎舉其名德是故說曰爲慧所稱也清潔勿怠者晝夜精勤坐卧經行

不失本業清旦至暮暮徑達曉思惟止觀食息不廢是故說曰清潔勿怠也

比丘三達

解脫無漏

寡智黠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利根高德無疑解脫棄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諸漏已盡是謂二明得神通是謂三明復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是故說曰比丘三明也解脫無漏者彼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一爲結反死二爲陰歟三爲至竟歟四爲在天死是謂四死三達

比丘永降二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結使魔二者天魔是故說解脫無漏也寡智黠識者已身智慧廣普無涯然不與人間周旋不與知識往返唯有智者乃能分別是故說寡智黠識也智者憶念者爲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自在無所罣礙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餘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喜惠施顏貌端正面如桃華生豪族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

色神志了朗聰明智慧高才博學無事不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是故說其於飲食從人得利也而有惡法從供養嫉者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供養法則從一人得供養後人効之復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反更恭奉以真爲僞以僞爲真轉相是非共興誹謗我智慧才技出過於人汝所知淺各伺其便枉殺良善死者無限令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人在世縱逸是故說而有惡法從供養嫉也

多集知識

彊服法衣

但望飲食

牀卧之具

多集知識彊服法衣者或巧僞之人著補納衣外佯不密內共同情人間同處安行法步目不離前是故說多集知識彊服法衣也但望飲食牀卧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見者皆興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華敷開見日鮮明心意哀愍不能去雖然彼人雖被納衣心如豺狼如狸伺鼠無戒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經戒衆生奔趣如岸崩頽猶渴須飲裸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爲良祐福田不復是過是故說但望飲食牀卧之具也

當知是過

養爲大畏

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養爲大畏者利養爲病入骨徹髓要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畏終已無安若處人間多諸危害欲自防護復無善助住則畏歿去則畏賊是故說當知是過養爲大畏也寡取無憂比丘釋意者或有族姓男女執信牢固捐捨妻息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衆生得食龕細咒願施家緣是蒙祐盡得度脫然少於知識不廣周旋捷疾辯才應適無方復爲天龍鬼神八部之衆所見尊待來

聽正法受三自歸無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故說寡取無憂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搏食 夫立食爲先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一切衆生有形之類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貪故傷害衆生數千萬衆復有衆生心無慳悋於諸飲食不大慳慙所以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飲食知足取支形命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搏食者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搏食爲先進趣行來皆能成

辦是故說孰能不搏食也夫立食爲先者彼修行人
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爲從何去一一分別由食成果
是故說夫立食爲先也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
山隱處獨樂閑靜麒麟戴一獨無伴侶各佛隻居亦
無徒衆所以不樂貪在世者見機知微防慮未然患
出於對水溢於源設無對者則我無患是以聖人教
人閑居不處憤閑則無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
不宜嫉也

嫉先創已

而後創人

擊人得擊

是不得除

嫉先創已者猶如有人沒在於泥不能得濟拔彼厄
難已不得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
嫉先創已也而後創人者已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
未度是故說而後創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
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唾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
音響寂靜無形爲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
形質何爲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
互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
者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變遇利養計爲已有於中生
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經

出曜經卷第十

廣

出曜經卷第十

音釋

救

色角切

駢

駢駢切

駢

駢駢切

駢

駢駢切

駢

駢駢切

駢

駢駢切

駢

駢駢切

也

蝨

蝨蝨切

蠅

蠅蠅切

豈

稌

稌稌切

齋

齋齋切

韃

韃韃切

麤

麤麤切

麤

麤麤切

瞭

瞭瞭切

斡

斡斡切

齋

齋齋切

齋

齋齋切

韃

韃韃切

韃

韃韃切

韃

韃韃切

韃

韃韃切

出曜經卷第十

尊

者

法

救

造

姚

秦

三

藏

竺

佛

忿怒品第十四

不怒而與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彌瞿師園中爾時彼村衆多比丘好喜
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
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
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

國王名楚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楚摩達王卽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鬪生擒楚摩達身摧破大衆語楚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已去更莫叛逆時楚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鬪擒獲已身摧破大衆不能自改旣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爲楚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

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句自存如其所念卽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楚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楚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句自存卽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卽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卽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保賤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月欲產內生此心語

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衆圍我數帀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爲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衆及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取死復用活爲爾時大臣卽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衆圍遶數帀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

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爲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卽如其語辦四種兵圍遶數重寢好幃帳飲洗利刀汁卽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恐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已兵衆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卽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

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
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楚摩達王瞋恚興
盛卽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劍高聲白父
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
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爲長壽王知死
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
識吾往言耳卽於市上斬爲七段長生太子見已身
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
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爲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
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

七偷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卽如其語收拾供養起
七偷婆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楚摩達王暴虐無道侵
我境土奪我民衆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
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卽將夫人出國逃走到
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匄自存漸
漸以次還入本國楚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
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卽遣人喚將
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
楚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噉難無
人之處不案正路不附兵衆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

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怠卽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小止息卽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卽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卽拔利劍擬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卽還內劍息恚

不與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爲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撮吾髻以刀擬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卽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殷勤教勅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御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擬王頸項退

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
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
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卽便內劒耳今原前愆不錄其
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斬卽共載
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
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
截手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爾乃却殺
復有說者當以火炙箭射之異口論者不可稱計時
梵摩達王告諸羣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
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

得存命根爾時梵摩達王卽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
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爲拘薩羅國王佛告比
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不造
怨雖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
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
辱爲是宜不於彼衆中鬪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
尊暫屈威神至彼此衆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
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爾時
世尊觀彼此丘不受其教卽騰上虛空還本精舍復
集聖衆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

先自漏罪者或有衆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不能禁
制是故說先自漏罪也然後害人者夫人興惡結嫌
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
惡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此丘興
多怨讎 禍患流溢 實無過隙 怨者何望

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搏撮羣
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
頻闍路金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
業舊居者則不爲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
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
彼者終不爲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
觀吾力勢爲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
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
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翻於
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

害人得害者衆生處世志趣不同已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便自害是故說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衆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之便報其重怨思惟校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鍼箒鑰牡沙門六物至今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爲身招禍是故說得怨也罵人得罵者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

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爲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爲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無恒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闇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醺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是故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 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 復結怨爲

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佩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爲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加感爾乃名爲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衆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

獨爲已汝等諸人雖言爲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汚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臥消其半命多危嶮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更興起慢嫉履凡夫行是故說曰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爲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爲人不能練精進行禪寂役神方便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寤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

故說復結怨爲也

人相謗毀 自古至今 旣毀多言 又毀訥訥
亦毀中和 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調達往至世尊
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白佛言我觀如來顏
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
閉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衆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
世尊無異隨時供養四事不乏爾時世尊告調達曰
咄愚所啓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猶尚不付授
衆僧況汝嗽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衆耶爾時調達

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如來今日讚歎舍
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
使此國界衆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
卽從座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僞辭誑惑於俗
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遶而爲說法爾時調達
告已弟子曰汝等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
正法吾有一一深經好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
亂如來聖衆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
意壞亂聖衆復備受報其痛難忍爾時調達執意牢

固不改其行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自觀爲菩薩身復有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衆者已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麤獷語輒興恚與弟子論如怨鬪訟弟子狀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金自稱說吾有千弟子衆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卽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

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衆如今無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衆定無有疑如來卽從座起捨衆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衆僧一者如來自前不得壞亂衆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衆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爲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衆僧四者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衆僧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衆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衆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衆僧

如來卽捨而去調達在後與衆說法若有衆生事我
爲尊承受敎戒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
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爲五一盡形壽常
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
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坐五盡形壽不得護持金
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
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卽從
座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鏗茶陀婆
右面弟子名曰瞿波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
爲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徃彼衆調達見已舉聲

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
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爾時調達卽移瞿
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爾時調達
像如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
等二人與聖衆說法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
天神強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誑有言語麁聲
現外穢氣遠徹爾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
作十八變坐臥經行踊没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
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爾時
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座尊者舍利弗告衆會人如來

之身神德無量具足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觀無極如
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爲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
之所習如來聖衆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
解脫見慧成就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爲衆生良祐福
田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
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
可捨此調達就如來衆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
卽從座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
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踰調達曰弊惡調
達何爲耽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爾時
調達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乃
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 牛馬財失 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爲七段亡國失
土猶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土如本無異汝
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
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
正歎說真正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
行已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子
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是故說斷

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若人罵我 勝我不勝 快意從者 怨終不息

若人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以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以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有雖得爲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爲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爲首聽彼已報聞彼罵已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衆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爲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衆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味義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爲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早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爲親友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者不得名爲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開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啓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任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

賊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
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宮殿
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
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鄰王而告之曰城郭宮殿是卿
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盡形爾時
王便說頌曰

不食比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爲主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麤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痛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興兵衆 欲來傷害吾 是身爲朽器

時殺勿枉衆

若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衆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爲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卽退軍馬將已兵衆歸還本國宮殿屋舍
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不造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劍所擬必有傷損遇毒毒治必死不

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頗聞火之稟性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爲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苦相傷害死而復生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爲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撓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才涉苦無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偕

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行必遇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闢訟行惡爲業是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偕者設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憤亂設聞闢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善不與愚偕也

樂戒學行 奚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自璽珞

身爾時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諫喻止訟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卽從座起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衆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笑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喜鬪訟各相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 拘苦鞞比丘在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爾時有一象王離諸羣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羣多縱逸踰蹈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爾時世尊見彼象心

中所念便於大衆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衆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衆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尊是故說一象於象衆也六牙而備具者牙者象之威怒自嬰珞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來見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厭患象者厭患羣衆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惟念品第十五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案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知息溫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反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最後廻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

卽取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徃至城外丘壙塚間觀死人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精舍或坐牀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遙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入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案如佛所說者如來所

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爲後生未開寤者衆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說案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臥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衆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衆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爲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臥不廢忘者彼修行人已

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臥終日學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臥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是故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誓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始

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爲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爲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六更以爲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

便自知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然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淨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爲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由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點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寐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旣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衆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爾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反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有意欲欲陳我情爲可爾不時道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

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姪欲偏多晝
夜役燒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
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須陀
洹法禮應爾耶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
爲須陀洹道爲應爾耶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
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
校計成斯陀舍阿那舍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
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
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徃反婦語其夫
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真潔不犯女禮何以見

罵乃至於斯婦人卽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
主意見疎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
我今於衆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
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
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
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抱瓶甃弄意不捨離夫主
見婦已愛著此瓶卽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蟲現出復
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答曰我寧取死
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
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

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爾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從小徑惺悟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

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奸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衆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叵過況復多險卽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然欲得遠離求無爲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當令應是念 都合生死棄
爲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羣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

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爲眠 眠者誰爲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卽報之曰

我覺我爲眠 我眠我爲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爲眠 云何眠爲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卽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爲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寐法 我爲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爲眠我眠我爲覺我知我分別知
欲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爲眠 善哉眠爲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卽報天曰遭蒙天恩安隱得歸
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
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

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不果清淨無瑕不行放逸身著精進永心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合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合生死棄也爲能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地不處中般泥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

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故說爲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爲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爲難遇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

覺寤其意者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衆前後圍遶而爲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衆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衆汝何不觀如來妙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爲賢者覺比丘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爲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躋膏著睡諸天扶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踰三善根苗無常熾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衆變不可稱記皆由睡眠

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之爲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萬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爲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衆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債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躋膏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忘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

之德慢墮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開貧樂意欲寂靜澹泊無爲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爲漏義答曰住義爲漏義漬爲漏義滴爲漏義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住爲漏義者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

住爲漏義云何漬爲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爲漏義也滴爲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毋人慈漣自然流溢是名滴爲漏義也增上爲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爲漏義非人所持爲漏義者猶如人爲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爲結使非人所

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爲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息金銀珍寶碑礫碼碯水精瑠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

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閱叉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爲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爲歸義復次無畏爲歸義脫難爲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者

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廻意向善一心念佛亦無衆想是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爲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爲法者爲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法者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念法者

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衆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衆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者問曰無畏爲歸義於大衆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衆答曰或有大衆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爲生難二爲老難三爲病難四爲死難五爲不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爲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爲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衆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爲
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
弟子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
於將來世當有衆生姓婆蹉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
自貴在世自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也晝
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衆不敢
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要除去
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衆汝等皆見一切大衆以智
而見非爲無智以觀而觀非爲無觀亦知我衆清淨
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
是一心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衆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盛諸不淨瑕穢充滿是故說

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劒戟難制難持生恚者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夜思惟夢

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初禪定爲首禪以攝意不興結使衆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麤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爲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爲已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

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無相心學人得無相定具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相定耶答曰無相定者賢聖之真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無相心已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永離眾
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
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
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音釋

擒渠金切 勾居太切 倮郎果切 妊如鴛切 幃于非切
帳殺力竹切 斃鄰知切 暴顯示也 殞必仍切 覺
寤覺居效切 寐覺 罵詈罵莫駕切 詈力智切 嫌胡
也 寤五故切 切憎 隙乞逆切 搏撮搏伯各切 擊也 翅翮翅施智
也 疊也 撮倉括切 取也 翅翮翅施智

翮下革切 勁羽也 鍼箭鍼諸深切 與針同 鑰弋灼切 蟄立
切 蟲嗽先奏切 唾吐臥切 弊毗奈切 獷古猛切 鏗
丘耕 脇虛業切 軀臥息切 踰達合切 麋鹿悲切 燒
乃了切 苦舒瞻切 鞞駢迷切 塚隴切 掘其月切 黠胡
亂也 切慧 蛆七余切 劇竭戟切 蔓無販切 蔓延也 薹薹都鄧
也 切 薹薹也 漬疾智切 糝如又切 薹薹切 薹薹切 薹薹切

平湖居士劉亮采仰承
先嚴劉廷元遺願施貲刻
出曜經卷第十一 計字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二箇 該銀六兩一錢三分六厘
宣城釋在昭對 崇禎壬申仲春徑山北城寺識

五教集

出曜經卷第十二

三

出曜經卷第十二

尊者法救造

姚秦三藏竺佛念譯

雜品第十六

當念自覺悟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悟者夫人有施爲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悟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

爲事情已彰復還憊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誦
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衆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
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
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
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者
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
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寂震雷地地震萬響
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
憂者行不專已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
是故說失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卽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汲求救
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毘
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
次耳錘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
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卽果之者世人思
惟誰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意所念費耗財寶學道
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
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

飛騰虛空作十八變踊沒自由不信道者觀已則信
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卽果
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錠明 如工鍊真金

除去塵垢冥 不爲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錠明者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
是人懷懈怠不究其業彼懈怠人雖言起立與坐無
異精勤之人雖言坐臥與立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
便自求於錠明也常當專意求於錠明光無盡無處
不照是故說求於錠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

者彼大衆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如塵垢物爲塵
所蔽未被剋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爲婬
怒疑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耀是故說曰如工鍊
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
修行人剋治塵垢無諸結使終不爲生所屈不爲老
所困不爲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爲闇所蔽永離老死
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爲邪見 死入地獄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

受教戒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羞恥內自思惟
爲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
羞而羞是故說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
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
食病瘦醫藥牀褥臥具是故說羞反不羞也不畏現
畏者滅盡泥洹淡然無爲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
洹中無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
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
無今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衆害諸變
捨一切難而反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反

不畏者五道生死姪怒癡熾然爲本所燒漸增生老
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
說畏反不畏也生爲邪見所謂邪見者可羞不羞不
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爲邪見造邪見
業是謂生爲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
次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
道

人前爲過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

楚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楚志經典所事師者者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舉無害楚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比時彼女人姪欲熾盛即捉楚志子無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無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荅之曰夫人饑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姪火熾盛須卿姪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爲無害荅曰我從母意犯楚志法死入地獄豈不往乎時彼無害自拽走出門外時楚志婦攀頭亂髮

以土白盆裂壞衣裳坐地嗥哭長老楚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婦荅楚志是汝親信弟子楚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卽呼楚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祀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盾右手援劔詣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弊魔復遣冤槃茶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閤黎連尼園中人民丘壘舉國被災又

少一指不克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
在曠野饑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國無
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少一指不
克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
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
三達見彼無害興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
不救吾今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卽
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經路直趣彼園
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
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我等

所忌不從此路沙門 卑弱備爲賊所害者不亦劇耶
化人曰無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
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
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後能食執刃擎
盾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
以神力令彼無害在地頓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
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
丘蒼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爾時指鬘以偈向比丘
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爲兇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爾時指鬘賊卽以劒盾頭上指鬘投
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兩著手執指鬘詣祇桓精

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爲比丘卽如佛教得
爲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爾時城門裏
有一壯象懷妊欲產不時得產象主遙見比丘來卽
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
象產者不得入城分衛比丘荅言吾先不誦此呪且
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象
得產時指鬘比丘卽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
向者入城分衛值城門裏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
產者然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
分衛

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
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爾時鴛
崛魔從佛受呪術卽往呪象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
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
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已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
使象得產無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中
或有父母兄弟妻息爲指多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
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
盂亦破卽走出城竟不得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
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爾時世

尊漸與說法卽於座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
清徹爾時波斯匿王卽集四種兵馬兵象兵車兵步
兵欲往詣彼國與鴛崛魔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
人說鴛崛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爲比丘卽停兵衆入
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卽以神
足隱鴛崛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卽知而問曰王嚴備戰
具集四種兵爲欲何至王曰佛言界內有賊名鴛崛
魔依險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衆欲往攻伐中路聞
人說鴛崛魔受如來化得爲道次不審其人今爲所

在佛知王意卽攝神足使王見鳶崛魔王見恐懼面
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幸遇
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
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劒顏色隆怒王當
見者心肝摧碎卽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
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
得成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
終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衆而說斯頌

人前爲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千人以
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
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爲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
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衆生世二名
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衆星圍遶於中獨明光照
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衆廣有
利濟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爲惡

以善滅之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

興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爲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卽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

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被調御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爲具足越大取證成無上果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待伽留

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殺盜婬決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在憂感之間惔然無爲亦不悲號哭泣生諸衆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感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

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爲濁黑法荅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云何名爲清白法荅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

七品正使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學唯清白也度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爲淵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暗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度淵不反也棄倚行止者云何爲倚所謂倚者倚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倚無著乃謂真行是故說棄倚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人不至於無爲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

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無憂也

愛欲意爲田

姪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爲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蕪草競生侵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爲田也姪怒癡爲種者夫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爲施何處而獲果報荅曰施無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荅曰諸在外道異學及佻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

梵志侵害善根爲姪怒癡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說姪
怒癡爲種故施度世者也得福無有量者歎說如來
聖衆施福之報於大衆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
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
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爲穢惡所以
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
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

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欲恚施報無有量者人由
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
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無量
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人目不覩高原
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衆生類亦復如
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

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
不識道真如來聖衆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
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癡獲報無有量者彼修
行人欲求無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來聖衆求
何以故以其聖衆觀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分
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衆無有愚
癡者獲報無量也是故說當離癡施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

故如來說偈曰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
六趣中雞猪狗狼驢五泥犁六類彼人者不獲其報
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爲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
報無有量者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
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直
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侮慢比丘亦復
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
利劒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閭浮利人以髮爲飾我沙
門便取剃之閭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汚爲
色閭浮利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爲家無

欲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愚者心可移乎是故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爲滋蔓 是故當離貪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不敗或由慳貪傷天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爲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爲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數者則

名六逆數者亦爲六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爲原首侵彼五界役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名爲王是故說六爲增上王也染爲染首者云何爲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爲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

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爲城肉血而塗者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爲牆
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
惡露觀不染著身興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
爲形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爲城肉血
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
外色曰誰開乎荅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善
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
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衆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緣苦何
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
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
也觀彼三因縛者猶如愚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
此亦如是五盛陰身以結使爲縛憂愁苦惱役使心
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因
縛也滅之由賢衆者夫欲信施當詣大衆施少獲福

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衆乃名勇健如
得賞賜過出衆人如來聖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
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
惑是故說滅之由賢衆也不從外愚除去世愚惑入
顛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爲實身猶如有人
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者而造其
行爲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爲
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
此同是故說雜也

小品第十七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雁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
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是故說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雁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
畏懼人爲獵者數來驚怖鳥卽棄池鳥翔避此衆難
故說如雁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徹
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

譬如雁鳥

從空暫下

求出惡道

至無爲處

譬如雁鳥者畏諸衆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爲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爲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爲人除惡求出惡道斷不善業離一切結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爲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爲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已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爲處

不修梵行
守故不造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耆老形變色衰僕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者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卽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裏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舍果慙

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饑寒勤苦萬患并至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爲後衆生敷演大明在於大衆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

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弈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憶彼

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者人爲惡行雖小不可輕蛇虺雖小螫螫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未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爲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爲無殃也水滴雖微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滴滴相尋溢

滿其器是故說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也凡罪充滿從小積成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翫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

以爲無福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禮拜求福或上明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繪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團以上供養聖衆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報無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

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在可知滴滴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度河

縛棧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

聰叡乃謂度

縛棧而牢固者猶彼衆生欲度深淵或棧而度或腰船而度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爲棧皆得至岸而無罣礙是故說猶如人度河縛棧而牢固也彼謂度

不度者度不度者謂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彼謂度不度也聰獻乃謂度者所謂聰獻者佛辟支佛是雖度世淵不足爲奇何以故世淵無盡度愛欲淵者乃謂爲奇是故謂聰獻乃謂度也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彼渡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衆入城供養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爲瞿

曇門若復如來度恒伽水當名彼渡爲瞿曇渡爾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爲欲載筏度腰船浮瓠小船爲載何度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卽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度在彼岸立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彼渡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爲泉愛亦名爲

經
上曜經卷第十一
三
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寃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櫟治諸孔不使漏水使衆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

木者墨縷緝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厭患世典疲倦俗業徃至塔寺欲聽正法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

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衆聽法羅漢比丘告
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爲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
卽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
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
咄今爲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
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爾時
國王卽却頭覆沙門速爲我說法比丘報曰如來至
眞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爲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
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
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

愧卽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
卽從座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唯願聖尊
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卽就坐欲得聞法
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
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 不動如安 澄如清泉

智者無亂

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地亦
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
歎譽不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感見善不喜聞惡
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
獨處衆山不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
為闕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如
清泉智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小流所
撓濁智者如是內既無非外奸不入心如金剛不可
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者不亂也

出曜經卷第十二終

音釋

援猴于元切 耗虛到切 錠徒徑切 剗楚限切 褥胡刀切
儒飲切 搜于結切 髮蒲紅切 全蒲閏切 皁呼卑切
衲食尹切 髮莫班切 餉式亮切 縮所六切 覲渠客切
也鷲 岫渠勿切 沃淫放切 悍侯肝切 憐徒濫切
茲古顏切 藪蘇后切 螫施隻切 蟲息委切 棲越切 叡俞深切
切偃 踣踣居尊切 嚙倪結切 棧簿茂切 縷龍主切 緝悲萌切
明通瓠切 瓠故切 櫟抽庚切 縷龍主切 緝悲萌切
達也瓠切 與櫟同 縷龍主切 緝悲萌切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絶

上野新久堂

三

四

全
集
卷
之
一
上
野
新
久
堂
藏
本

ラノミ